



佳作

作品

一天

得獎者

顏一立

顏一立，一九八五年生，彰化裔台北人。國中畢業，曾任美術編輯，作品獲金蝶獎榮譽獎。陸軍特戰指揮部傘兵退伍、淺草くるま屋人力車伕退役，現役民主進步黨平面設計。

得獎感言

他被看到了，自從他看不到之後，就再也沒有人看到他了。公投又是一天，我好像必須告訴他了，但是如果，我是說如果，他叫我念，我要念什麼。好像他問我人生是什麼，我今天沒有答案。

一天

直到現在，和他的見面多在年夜的中午，吃完午飯，他便去午睡，沒有誰說再見，也沒人知道什麼時候再見，但另外有一天，有那麼一天，沒有重大事故，也非人員傷亡，往往是個投票的日子裡，天氣正好，我無路可逃。

這天早上的我，起床後老喝太多的咖啡，吸過量的菸，工最細的梳洗，白、最白的上衣，坐在我們的淡米色沙發，看我們的觀葉植物，看我們的訂製百葉窗，再看看自己，可真是窗明几淨到了一副什麼德性。

男友在床上昏昏沉沉，問起了他，而我說的全是謊。

從考大學到進部隊，出社會到談感情，我一次次地編輯整理，一回回地校對設定，他的版本像是作業系統，不知更新到了幾點零。我必須非常地小心，小心地說，以及小心地不說；我向來也相當地疲倦，時不時累倒在錯誤和正確的模糊裡面，比方怎樣是正確，例如錯誤，又是之於誰。我常常在想他上電視節目訪問時，主持人介紹的那個，什麼為街友申請補助的盲傳教、什麼幫助弱勢的弱勢、什麼黑暗之中見光明的人，是不是他自己的版本幾點零。

他是誰，他到底是誰。

前去見他的路上，我習慣等一班來日不多的公車，等它沒了氣，我便大可不必在分鐘的車程裡拚命地回想過去，好像想起他從前的糟糕，可以把我的現在全部抵銷，但怎麼個難過，如何個苦痛，又是個爲什麼、年幼的我計畫著殺了他或是殺了自己，記憶失去得乾乾淨淨，所剩無幾的只有謎。

他曾經全身是血地監視我的功課，送去急診，死了又活了。我也見過一地赤裸的家具，床埋在魚池裡，梳妆台倒臥在車庫中，桌椅認不出原形，有的不見蹤影，家具被比喻成了我們的死，死狀極爲難看。或者他在家裡的牆上哭著寫字，大量的字，悲字、怨字、哀字，那些字是呼救、是詛咒，我看不懂，不懂我們正在步入的，是未來的不明之中。

我這個東西，說來是在那般極端氣候下種植出的作物，所以我再也不哭。

下公車後，我跟著動物內臟發出的負面氣息，一路找到位於市場之上的老公寓，打開了門，他每次都站在門後，二手抓在柱子上，向我身旁誰也不在那裡的地方，用台灣話叫我的名字。

「什麼人？一立嗎？」

「你兒子。」

他這麼問的時候，眼睛都好像我見過的一場大霧，灰茫茫的全是光亮，我往霧裡看，永遠是空無一物。

快要中午，他著裝，襯衫、皮鞋、手錶，西裝褲和太陽眼鏡以及小型收音機，其實真的只是出門投個票，我們的打扮也太好笑，但前年一起出門是投公投，前年的前年投總統，出個門是改朝換代，

誰又知道下次出門的那天他在不在。

等待的時間裡，我會按床位順序問起他的室友，睡下面的、睡窗前的、睡門後的，但室友的名字我記不得，也不方便記得，因為名字一旦不在，多半是不在了。

他告訴了我三個故事，而他是這麼說的。

第一個是被老公打的女人，打到頭腦有問題，跑出來忘了怎麼回家，跑來這裡又跑出去，再也沒回來的女人，忘了家也忘了這裡。

第二個是一生只上到老婆三次的男人，覺得自己垃圾不如，有家不回去，快死了。

第三個去給人家幹屎孔，幹到得愛滋，死在路邊了。

說到室友，他的視角總是往下，在他眼中，人世間哪裡都貌似地獄，差別在於他從地獄往下看，有的是十八層地獄。

從他的住所走到投票所，我們十指交扣，手挽著手，一步拆成三步走，不到半公里的路，一個人走是六分鐘，二個人走是六十分鐘，天氣冰涼，我卻汗如雨下，每到今天我才看得仔細，路不平不安，有陡有坡，再普通的風景都過分銳利，而我是眼睛，我得是眼睛。

「我們出門了。」

「我們要下樓梯。」

「我們正在等紅燈。」

路上他說話老是被我這樣打岔，有次我笑出來，他問笑什麼，我沒告訴他，這些提示聽來簡直太像什麼事情的練習了，我說沒事，剛剛有狗跌倒，但話說出口，我才聽到自己在說什麼。

他正好是在眼角膜移植手術的隔天跌了一跤。

美國的眼角膜三十萬，印度的○元，他在○元的等候名單上待了七年，七年過去，他登出了我們，眼角膜登入了他。之後有二通陌生的電話打進家裡，第一通說手術順利，術後視力恢復的百分比，可以從預估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八十，第二通說跌倒了，從此機率為○。

我記得那天，聽到消息的我，不知怎地想起他過去長期養在家裡的一種、名叫血鸚鵡的魚，魚每次都在他出事時，紅得出血，跳出魚缸，一條一條死在地上，所以每次他沒事回到家，總笑笑說擋煞了，沒二天又有新的魚來到家裡，而我非常討厭那魚，但那個消息也像是自殺的魚群般，不講任何道理，成為冰冷的事實。

「你兒子來帶你投票喔！這麼好！」

魚販這麼說，肉商這麼說，賣房賣春聯賣二手碗盤的都這麼說，他走得愈來愈快，我說沒有啦，謝謝啦，以後多幫忙啦，投票搞得像拜票，一票一票投給他兒子有多可笑。

「你是找不到一個好工作嗎？」

「不是找不到，我已經找到了。」

「可憐，你看你講北京話、講英文、講日本話，啊台灣話是講得了幾句，我們一直被他們欺負，

你就是從小被他們洗腦，笑死人。」

他不知道，現在的我講台灣話，因為我講的時候，他也看不到。

抵達投票所前，我們先得穿越他的國家困境，行經他的婚姻問題，路過他的人生不幸，再折返回他兒子的沒出息，但，我要如何向失明的他說個明，什麼叫平面設計。

我記不得他是從哪天開始再也看不見我，更不要說工作、生活或者夢了，剛剛那個誰告訴他兒子很帥，他只好往前走，看他那副一天比一天更陌生的外表，我在想，他又有多久沒見到自己了。

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這步的，我被設計學院退學後、考上藝術大學前空白的時間裡，我們也是每天在家聊天打屁，開開心心，一起走去家樂福買東西的，但我走出了空白，留下他一個人在那裡。

走得累了，他會停下來抽出二支菸，他一支，我一支，他看不到我掉包成了自己的菸，看不到我抽著菸、拍著他不在那天可以用的照片。

我發現他說的第三個故事，八成是聽說了我和男友同居的事，他就是這樣，我沒問他是幹屎孔不行，得愛滋不行，又或者是死在路邊不行。

上次我們如此逼近性向的時候，也像今天不停地走。

那天的他，到錄影帶店的小房間裡接我，我因為偷了一捲同志電影被抓了進去，正趴在桌子上假裝哭泣，他把我帶走後，回家路上什麼也沒說，當時風吹得很強，那風聲聽起來，好像沉默本身的聲音。

我後來才明白，爲什麼只有那次，他沒有打我。

投票所是間借來的國小，隊伍從教室排到了校門口，我們等得沒話好說，只聽見他的收音機發出地下電台的賣藥噪音，止疼治牙去痔瘡，有人聽得煩了不爽了走過來了，突然裝聾作啞，他們看到了，那是瞎子和他兒子。

教室裡分四階段，身分證明、選票領取、選票圈選和票箱投入，共有八位監票員，有幾人等於必須說明幾次的他不方便可否由我代勞，但是他總在我交涉到一半時向他們破口大罵，於是他們也如常地建議和等待我們共同進入投票間。

在壓縮的空間之中，在瑕疵的系統之中，我想問的是，他就這麼信得過我嗎？

買菜回診搞補助，他多的是方法、多的是人幫忙，但只有今天、只有這件事，非兒子不可、非我不可，想到這或許是我瀕危的孝了，我消化不良、頭昏腦脹，怕自己蓋錯了章、廢掉了他的希望。而他像是看見我的沒用，宏亮地把票上的名字叫了出來，他們拍打我們的隔板，他被打得怕了，我也向他們破口大罵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又想起那天，他犯下的罪，從時間裡浮了上來的那天。

我當時人在降落傘上，那是傘兵訓練的最後一個考試，軍機飛上平原，從降落到著陸前，有不到三十秒的滯空時間，空中的我失去了重力，沒有了聲音，一片祥和得我以為我是自由的，但電話從家裡打了過來，說他不知去向。

他的房間留在原地，從收音機到夏用草蓆，沒有帶走一件東西。我至今全部忘記家人怎樣了、家怎樣了，只記得我回到家時，像是有人把窗全打開，非常地涼快。

再見到他，是在一棟帶有宗教和收容功能的建築物旁空地，空地上的人孤魂野鬼般，有的發呆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向樹說話，我在人群中看見了他，他站在那等的是我，樣子，卻是一無所有。

誰可以告訴我，他是什麼人，他是惡人，是生我的人，也是老了盲了失去了的家人。

回到他的住所，飯菜都在桌上等著，我先把蘿蔔湯微波，白飯再蒸一下，滷肉開小火，碗筷放至他的手中，告訴他這是碗筷，即使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幹嘛說這是碗筷。

我們在電磁、水氣和火光之中，聽廣播開票，待食物回溫。這時我看見了，我看見他在家裡煮東西的畫面，那是切菜剝肉削水果、滾油沸水大小鍋的事，他是怎麼做到的，沒有人看到，而今天的碗裡也有那些、焦掉的蔥般的黑色小型生物，一點一點，那是他的盲點，我閉上眼睛，一口一口吃進肚子裡。

「好吃嗎？」

「好吃。」

「好吃再多吃。」

傍晚吃完飯，他走回房裡，爲我開了燈。

坐回床上聽收音機的他，向我更新近期具有代表性的夢。夢的內容，是一天他午睡時走出了肉

體，一路走上天花板站在那裡看自己，我沒問他，所以夢中的他看得見嗎，夢中的自己，看起來怎麼樣。之後他說出了夢中的日期，是幾年後的幾月幾日星期幾，他告訴我，他會死在那天。

他問人生是什麼，我沒有答案。

閉上眼睛前，他又問桌上那本家樂福的型錄在特價什麼東西，家樂福，我尷尬地打開來一頁一頁讀，讀啊讀的，恍恍惚惚的我，回到了我們很久以前的家，找他的冰箱有什麼，找他的櫃子有什麼，找他的點心盒有什麼，找到了什麼便讀什麼，貢丸八十九、方塊酥七十九、竹葉青一百二十九……他像是睡著，或許聽得到或許聽不到，收音機同時愈來愈快，愈來愈吵，三百一十七萬票、四百二十三萬票、五百六十七萬票……他像是說夢話，說了一句話。

我抵達廣場時，是漫天的紙花，鼓敲得響，電子螢幕閃閃發光，我一面走，一面喝便宜的酒，他說的話是個什麼意思，什麼叫做三個故事裡面有一個是他，他想告訴我，有什麼事實我看不到，我沒告訴他，我不知道該怎麼思考，我看到了，但我不知道。

我有時以為人生是一個巨大的幻覺，而我在那幻覺之中清醒或者昏迷，這樣而已。

時近午夜，我被人流沖進分隔島，坐在椰子樹下，我打了電話給他，告訴他，我代他投下的一票，好像是史上最高票，他說他知道，他問我不是在哭，我說沒有，今天好長，他沒聽到，再問了一次，我說沒啦，剛剛被椰子打到，他說哪有可能，哪裡有椰子。

「爸，你又看不到。」

父與子

陳素芳

冷峻的敘述下暗潮洶湧，次第鋪陳出看似疏離破敗的父子關係，時而清冷，時而自嘲。同志兒子牽著盲眼父親去投票，一路謝謝啦，以後多幫忙啦，「投票搞得像拜票」。走動間，父親說的三段故事是謎面，兒子的記憶是線索，聲音與畫面交錯，謎底浮現，兩人不明的未來開始透出一絲明亮。

敘述流暢簡潔，以惡趣的口吻狀寫父親的眼盲，在看似怨毒親情書寫中，以推理式的鋪陳，層層剝現父親的性向，手法新穎，展開同志書寫另一面向。